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節壽坊

才女遭逢不偶，卻能旋乾轉坤。接個少姑配老親，天神皆欽敬，富貴蔭滿門。乾隆時，吳江縣有一唐玉山，號海翁先生。家頗富足，品德兼優，曾舉拔貢，家規頗好，不論子、女，都要讀書。妻傅氏，乃孝廉之女，為人賢淑，生四子一女。女名壽姑，容貌秀美，性情溫和，自幼讀書即能詩文，一家愛惜。海翁常謂妻曰：「女兒才貌俱佳，須要好心教訓。自古紅顏多薄命，倘教訓不好，反出家門之丑，喪祖宗之德，雖有才貌，不若愚庸。」傅氏亦盡心教育，內即愛憐，外嚴督責。

這傅氏之父名芝田，廿四中舉，平日好訟，善於刀筆，極會開條想方，所以年老無子。娶妻又生一女，因花朝日生，取名花朝。芝田偶染重疾，自知必死，即撫族子承宗。誰知此子不肖，芝田死後，遂將家業蕩敗。母亦憂氣而死。妾復改嫁，丟下花朝，年方三歲。兄嫂嫌賤，衣食不給，餓冷交加，惟有待斃而已。傅氏歸寧，見而不忍，攜回唐家撫養。

花朝只小壽姑五歲，長得一貌如花，性靈心敏，十歲便能吟詠；與壽姑同窗同桌同讀同繡，你憐我愛，十分相得。一日，壽姑笑謂曰：「我二人情同骨肉，心性相投，可惜上下懸殊，若是姊妹，二人同歸一室，豈不好耍？」花朝亦笑曰：「既然如此，二輩子一路投胎就是姊妹了；不然我變男子，你做女人，結為夫妻，更加快活。」說畢，二人大笑，從此愈敦和睦。

這壽姑幼許馬青雲為媳。且說馬青雲家極富足，好善樂施，品學俱優，自入學後，便不思進取，每日講習玄功。娶妻何氏，性情激烈，為人勤儉，持家嚴密，不准青雲妄用銀錢。青雲憚之，把家與他主管，他卻一文不捨，片善不修，凡一切小錢零用都是心痛的，總想多積銀錢，廣買地方，家中已有萬畝多田，還要想買。怎奈五旬無子，娶一妾三年不孕，逼住丈夫嫁了。又娶一妾，兩年始生一子，取名年芳。何氏大喜，親身撫養，便欲把妾賣了，青雲再三苦求乃止，以後不准丈夫與妾同宿。聽得唐海翁講究家規，遂與結親。

及壽姑過門，見婆婆如此刻薄，心想：「偌大的家都不為善，怎得長久？」想要諫諍，又無機會。一日，有鄰婦來說隔壁有一孤老，得病無錢，饑餓將死。壽姑聽得，忙拿錢四百、米三升，叫鄰婦帶去與他。何氏曰：「你這妹崽，好不巴家哟！為啥無故就拿些錢米與人？」壽姑曰：「婆婆呀：

人在難中好救人，況是孤苦病纏身。

錢米雖去陰功在，暗中還要把利錢。」

何氏曰：「這個女子，總愛講那些空話！又道是：

人生只要有銀錢，錢多勢大勝做官。

若拿錢米施貧圖，猶如挖了我祖先！」

壽姑乘機勸道：

婆婆在上容告稟，聽你媳婦把話明。

天生富者原是為貧困，望你周濟替天把道行。

天生貧者幫富把錢掙，任力任勞與人效走奔。

世間名利如浮影，惟有行善是本根。

前生所作今生幸，今日行為後世因。

今生富豪家遂順，皆由前世把善行。

今生更加把善信，來世福祿壽駢臻。

富貴貧賤雖有定，轉移禍福自在人。

積善之家有餘慶，子孫越發越隆興。

不善之家有餘剩，兒孫嫖賭轉眼傾。

婆婆家業蓋通寧，應宜積德留後昆。

只徒多把銀錢掙，幾年要買進北京。

須知報應如形影，大福大禍自己成。

婆婆急早行善徑，保守福基莫因循。

何氏聽得此言，罵道：「你這妹崽，怕要癲了！那裡聽些妖言在此亂講？須知你婆以銀錢為命，若是為善枉費銀錢，是要為婆的命了！如再亂講，定要趕出！」

壽姑見勸不轉，只得暗教丈夫修身立德，排難解紛，行無錢之善，惜有用之身。那知年芳幼時慣習，驕傲滿假盡行學會，五倫八德一概不知。聽壽姑之言，如對牛彈琴，全不張耳。壽姑朝夕憂慮，無挽回之計，幸次年即生一子，倒還寬心，一家歡喜。方滿週歲，忽然天降瘟疫，喉風流行，極其利害，死亡甚多。青雲之妾忽染瘟疫，起病就喉腫項大，飲食不進，三日即死。方才上山，又把幼兒染著，一家驚恐無措，連請數醫調治，誰知藥也不效；許願禳災，神也不靈，依然死了。一家哭得眼腫聲嘶。那知禍不單行，幼兒方才入山，年芳與何氏同日又病，壽姑駭得無主，親到灶前焚香秉燭願替夫死。青雲急得神魂不定，日請數醫，全不對藥。正是：

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豈肯留人到五更？

任你費盡千般力，除了死字總不行。

娘母同日而死。壽姑心想：「遭此瘟疫，一家六口只剩翁媳二人，如今怎樣下台？」不覺撫屍痛哭道：

哭一聲奴的夫珠淚長淌，不由妻這一陣痛斷肝腸！

只說是夫妻們百年長享，誰知道鴛鴦鳥半路分張。

自為妻過門來同偕儷伉，數年間並無有口角參商。

相敬愛如賓客恩情難講，誰不比夫梁鴻妻似孟光！

家業大夫婦和好把福享，誰知道樂太極便生悲傷。

架一個喉風病從天下降，害庶母染著了一旦雲亡。

又害得小姣兒也把命喪，死兩人只說是殃盡則昌。

那知道奴的夫皇天不相，與婆婆同得病竟死一雙。

呀，夫呀！

一家人靠著你擎天一樣，馬門中又靠你接起煙香。

丟得奴年輕輕無所依傍，婦人家無丈夫怎得下場？

呀，夫呀！

守貞節原本是妻的正項，想撫子家族中又無兒郎。

你為何忍心去全不思想？丟為妻似浮萍水上飄揚。

呀，夫呀！

丟公公七十餘孤陽不長，龔堂上又何人事奉蒸嘗？
蓋通邑好家財忍把手放，享不盡好福澤要到望鄉。
呀，夫呀！

你何不等為妻一路同往。到幽冥兩夫妻再效鸞鳳。

壽姑正在好哭，忽然丫鬟來報，老主人氣死在地。壽姑聽說心如刀絞，急忙收淚來至上房，見公公翻起白眼，在幾上住，即命人用薑湯水取來餵了兩杯，方才甦醒轉來。壽姑曰：「公公須要寬想，你兒既死不能復生，何必氣他怎的？」青雲曰：「媳婦兒呀，你看我偌大家業，遭此魔劫，到老來連香煙都斷絕了，好不氣煞人也！」壽姑曰：「公公當要自氣自解，不然倘有不測。媳天生路，馬姓從此斷矣。」青雲只得收淚起來，經理入殮，抬出安埋。

翁媳二人孤孤單單，受盡淒涼苦況。幸得壽姑在公公面前問安視膳，奉養無間。青雲見媳賢孝，心略寬些。壽姑心想：「女子之道，上事翁姑，下育兒女；今逢此變，只剩翁媳二人，如何結果？須要打個主意挽回造化才好。」想撫族子，又無賢哲之兒；想要接姑，又是老邁之父；若勉強接來，又怕不好，反轉啣氣，左思右想無計可施。忽見公公步履強健，飲食均勻，似有延嗣氣象。於是暗中去看便桶，見小便清而不臭，想道：「人無疾則便清，精神充則不臭，這樣看來，不但可以延嗣，而且壽年極高。」遂請高僧把婆婆、丈夫一併超薦。祭奠已畢，即請老姑娘把接姑延嗣之意告知青雲。那知青雲素習玄功，不貪色慾，聽得此言再三不允。老姑娘回復壽姑。壽姑想了一會，稟告公公，要把三黨六親請來。青雲問是何意，壽姑曰：「到那日客來，媳有話說。」青雲以為媳欲改嫁，心中憂悶，不好明言，看他請客如何。

是日，諸客齊到，壽姑把公公請出，上席坐定，開言說道：

公公在上容稟告，細聽媳婦說根苗。

今日諸客齊來到，奴有話言切莫嘈。

婦女一生要有靠，三條不可缺一條。

在家當聽爹媽教，學習針黹把工操。

出嫁願與夫偕老，主持中饋任烹調。

倘若丈夫去世早，當隨兒子過終朝。

為媳前生罪多造，今生年少受煎熬。

兩個婆婆都死了，丈夫去世兒又夭。

致令為媳無依靠，身似浮萍水上飄。

諸客說：「既無後嗣，何不撫子？」

心想撫子承宗祧，奈無好的枉徒勞。

「你的意思，又要那們？」

人生猶如雪落草，百歲都要入陰曹。

既然命苦須趁早，早死早把身來超。

青雲曰：「他們雖死，尚有公在，你先前勸我自氣自解，今出此言，將我放於何地？」

雖有公公難依靠，又無從公那一條。

因此請客把罪告，死免不孝被人口。

說明進房須自了，且將紅綾把命交。

諸客慌忙留住，曰：「唐大姐，不要性急，轉來大家從中商量。」

媳有三事對公表，能從媳命才堅牢。

青雲曰：「你說那三件事咧？」

第一家事媳理料，反婆舊規立新條。

「好得很，能從能從。」

第二為善把功造，周濟施捨最為高。

「更加好得很，我焉有不從之理？」

第三續弦把婆討，琴瑟調和子星招。

「此事不大好從，就是討親，我偌大的年紀，那裡還有子咧！此事我決不從。」

三件惟此是正道，不從媳命總難逃。

公公怨媳多不孝，未曾始終奉年高。

蓋世家財都不要，願將性命當鴻毛。

說畢，退入房去。

諸客勸青雲曰：「你媳要你續弦也是正理，你該曲從，莫拂他的美意。況你翁媳二人，一老一幼，無子無夫，教你媳如何過日？不如一死全節。你若固執不通，媳一死了，你獨自一人怎樣結局咧？」青雲曰：「好好好，叫他出來。」眾客把壽姑喊出，青雲曰：「你以三事相要，我以三事相約，倘三件不全，我還是不討。」眾客問：「那三件咧？」青雲曰：「一要才貌雙全，二要少年閨秀，三要官家子女。」眾客曰：「你出此題目，未免把人難，要當新郎公也要從（寬）些說。」青雲曰：「我家原來巨富，討親何患無人？不把三全難他，那就討之不贏。」壽姑曰：「既蒙公公允諾，待媳去訪，若有些微欠缺，望公公原諒。」

於是托媒訪問，那有這們合式的事？訪了半月，莫得一個。有一廚婦說道：「我那邊黎秀才有一女，十八未字，都還體面，只未讀書。說成了，未必你公公當真不要嗎？」壽姑曰：「既有此女，望你費心，幸成之後，謝你十金。」廚婦走到黎家，問是做媒，夫婦喜之不盡，即忙殺雞燙酒。說出馬家，夫婦變色，喊：「快莫講了！」廚婦又描寫幾句。黎老怒曰：「我就貧窮，也無以少嫁老之理，那有這樣不知趣的！」叫孩子拿打狗棍來送客，廚婦抱頭鼠竄而歸，告知壽姑。

壽姑憂思無計，想了三日三夜，想到姨娘身上，「此人莫說三全，就是十全都有！但我媽極愛，怎說得成咧？」又想幾日，還是無計，「不如歸寧，用言實講，成與不成，聽之於天，不過了我癡心。」遂穿吉服回家。將要進屋，忽見海翁在外，見女驚曰：「我兒是知禮之人，為何家有三重大孝還穿吉服，不怕旁人說嗎？」壽姑曰：「兒與公公做媒，故穿吉服。」父曰：「說的那家人女？」壽姑告是姨娘。父大駭曰：「你全不想，你媽當作珍寶，富家子弟求親，他選擇肥擇瘦，何況老人？快莫亂說，免得傷臉！」壽姑曰：「只要爹爹應允，媽的話兒自去說。」父曰：「只要你媽允了，我有啥說的！」壽姑拜謝進屋，一家大喜，都來問候。說及死亡，大家弔慰。

是夜，壽姑將公公求姨娘為妻之言，稟告其母。傅氏唾面罵曰：「你看姨娘那個樣兒，才同謝女，貌比西施。前日楊孝廉之子求婚，他臉上有點麻子，我都不允咧，怎說嫁與老人？那們便易哦！」壽姑不敢再說。

又耍兩日，夜間辦些酒菜，攜至舊閣，與姨娘對飲。壽姑曰：「相別幾年，未同桌案，今夜交杯，聊敘故衷。姨娘昔日同歸之言，尚還記得麼？」姨娘說：「此是一時笑言，怎麼記不得咧？」壽姑曰：「我看姨娘這個樣兒，又替你喜又替你憂。」花朝曰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壽姑曰：「我看姨娘面似桃花，目若秋水，玉指尖尖，金蓮小小，而且琴棋書畫，件件皆能，詞賦詩歌，般般可好，世間那有這樣才貌雙全的郎君來配咧？豈不可喜？又道紅顏薄命，才女多憂，遭逢不偶，幾誤一生。不但此也，倘偶有疏失，

則是明珠墮於泥塗，奇花插於牛屎，欲上不上，欲下不下，豈不可憂？又想姨娘生來，少無父母，見棄哥嫂，家業凋零，孤苦無靠，我媽憐念，帶回家來撫養成人。這樣看來，姨娘的命不問可知。」說得花朝哭泣不已。壽姑勸慰斟酒，慢慢說道：「姨娘不必流淚，姪女有番鄙言，望其聰聽：

姨娘不必雙流淚，細聽姪女說隱微。

人生在世何為貴？有貧有富有尊卑。

外公外婆把命廢，丟下姨娘甚孤危。

我媽與你是姊妹，接到我家來栽培。

如今身長十七歲，未曾與人效于飛。

富豪自有乘龍配，孤女那得才郎陪？

說了幾處都不對，講到姨娘當面推。

後來若把窮人配，缺衣少食要吃虧。

那時才教好失悔，未必又學燕兒飛？」

「嫁雞由雞，嫁犬由犬，貧富是命，豈有再嫁他人之理？」

今夜特來把你會，有心與你做個媒。

女羞，轉身低頭不語。

你我同是斯文類，豈學俗女把頭垂？

對酒談心將文會，才算賢豪女中魁。

「既然如此，你講，是那一家？」

馬家婆婆把命廢，要娶繼母傍庭幃。

「爛嘴爛舌的婆娘！快莫亂講了！」

雖然年紀不當對，老夫少妻有古規。

「叫你莫講！那有睜眼跳岩，這們背時的古人？」

周翁年高九十歲，娶得陳氏二八閨。

後生周篁多聰粹，一十六歲中高魁。

果考八十才婚配，韋氏十八把他隨。

一朝得道歸仙位，他的姓名萬古垂。

「那是壽老神仙，你馬家怎麼比得上？」

說起馬家真富貴，吳江縣內算他肥。

「有幾塊毛田毛土？」

良田萬畝自來水，大廈千間甚宏輝。

倉內錢財無處費，庫裡金銀幾大堆。

「有貝之財，不如無貝之才，我看不上。」

公公才高文章美，學入黌案奪府魁。

如今居家習酬對，詩詞歌賦考個批。

「知他的壽元如何？」

公公壽元極高貴，精神充足步如飛。

童顏鶴髮容貌美，從無疾病把身危。

「有須子的，我總不愛。」

男子有須才尊貴，姨娘呀！少去親嘴自無虧。

「不怕你會講，我不嫁跟他！」

如今有錢才為貴，有財有勢人尊推。

姨娘若到我家內，猶如平地一聲雷。

老陽少陰何匹配，好似老枝發嫩梅。

又比長兄待妹嫁，得個叔叔福自歸。

那時才叫美中美，此人不要嫁誰？」

「好倒卻好，倘一下死了又便怎的？」

即或不幸公命廢，姪願一世把姨陪。

朝夕唱和作詩對，此中快樂也不虧。

「你倒要記得，不要忘懷了。」

多感姨娘發慈惠，切莫今是而後非。

明早去把爹媽會，當面應本不要推。

二人談敘一夜，壽姑歡喜。

次日，請爹媽上堂，告以公公姻事姨娘應允了。傅氏曰：「你這妹崽，又來講怪話！慢點，他還看上你家那個老骨頭了？」壽姑又把姨娘請出。傅氏問曰：「壽姑說你應得嫁他公公，有此話麼？」花朝不答。傅氏曰：「今竟何如？我說你扯謊！」壽姑對花朝喊了幾聲「婆婆」，花朝臉說曰：「怎倒喊啥？」壽姑笑謂母曰：「我言如何？」傅氏曰：「慢點，應了一聲就是真的？她尚未曾說話咧，我才不信！」壽姑曰：「婆婆你說一句。」花朝曰：「得，都應得了，有啥說的！」傅氏罵曰：「好莫志氣！就這樣懵懂，連一個老漢都看上了？後來不要怪我！」壽姑曰：「兒說了的，他不怪你。」傅氏曰：「這才憂人！」海翁曰：「一顧二顧，本人心甘意願。別人歡歡喜喜，你要嘰嘰呱呱，不是替人展瘦勁？」傅氏笑曰：「我才多心，當真失格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

壽姑請爹媽寫了庚書，回到馬家交與公公。青雲素來曉得的，驚曰：「怎麼被你說成了？」正是：

不怕難題目，只要有心人。

少女嫁老漢，這才是新聞。

於是擇期迎娶，當著眾客把契約交與壽姑，一切銀錢什物，出進買賣，歸他執掌。壽姑於是大開善門，興宣講，設義學，建育嬰、孤老二院，厚待佃戶，燒燬貧券，入輕出重，凡一切濟人利物之事，無不次第行之。

次年花朝身孕，一舉雙男。壽姑盡心撫育，不准出門讀書，自己教訓，取名如龍、如虎。十八歲一同入學，聯科中舉；二十五歲一點探花，一點傳臚。此時正逢青雲百歲，二子將父期頤、乃嫂節孝，奏聞天子。天子大喜，發庫銀四千兩，原郡建坊。二子告假還鄉，拜祖宴客。這一台酒，又是百歲，又是節孝，又是功名，又賀牌坊，好不鬧熱！牌坊一邊是節，一邊是壽，遂名「節壽坊」。惟有贊詞功名，人大多爭論不定。一官善於扶乩，眾人都說請神來做。請得桓侯大帝，贊曰：

這老婆如何了得！把天地正氣煉成一塊生鐵。咱老張與漢扶劉，也是這腔熱血。這老婆如何了得！

青雲直活到一百五十歲，此時花朝八十三歲，壽姑八十八歲；見孫七代，頂戴滿堂。做台大酒，將要上席，忽然天下大雨，門外來一官轎躲雨，知客見他品貌非凡，請到客堂，延之上坐。那人也不推卻，問他姓名，他又不說。後見困額有百五壽算，七代元孫，便問主人姓名，知客將前事一一告知。席罷登堂拜壽，拜畢，索紙筆寫一單條，上寫著：

花甲二週半，眼觀七代孫。

遇雨來阻隔，文星拜壽星。

後寫：「李調元拜題」。方知是雨村先生，再三款留。調元見牌坊贊詞，問知壽姑事跡，十分仰慕，升堂請見。花朝、壽姑出堂見禮，調元拜畢而去。

次日，青雲忽感不快，忙把衣冠穿戴，無病而逝。壽姑、花朝亦相繼而卒。至今子孫茂盛，功名尚多。